

# 城市变迁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分析

## ——以北京、巴黎和东京的比较为例

宋辰婷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何种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选取北京作为案例,通过北京与巴黎、东京的比较,探讨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与城市现代化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性”问题和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问题。对比一些特定的国外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逐步被现代城市空间所替代直至消失。除非城市的传统空间能适应商业开发和现代更新的要求,否则,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将被新型城市空间所取代。

**关键词:**中国城市;传统与现代;城市变迁;北京

**中图分类号:** C 912. 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5)01-0008-07

### 引言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城市往昔的面目,会以特定群体、地域、社区、建筑、生活、文化的形式保持下来。很多时候,地理、功能、产业、政治等许多要素都可以用来辨认一个城市的特质。但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构成了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根源和标识。本文所谓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而是由群体、地域、社区、建筑、生活等构成的活生生的城市历史。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之中。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城市的发展,现代化的观点是比较普遍的。其强调城市的现代特质(现代性),认为城市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可以公式化为城市即现代、现代即城市。城市的发展就是群体、地域、社区、建筑、生活、文化等一系列事物的现代化。问题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城市的历史和传统?是通过某种方式将传统改造成现代即可,还是需要保持城市历史的连续性和城市自身的传统特质?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一个什么地位?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这是

本文研究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更进一步,本文将探讨这些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过程和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问题以及它与城市现代化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性”问题。

### 一、研究框架

#### (一)城市社会类型的变迁

关于中国城市变迁和中国城市化的国内研究很多,但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矛盾这一焦点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并且,这些研究或是抽象地谈论相关规划政策,或是基于伦理维度谈论传统保护,在理论上的参考价值较低。

基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施坚雅(SKINNER·G·W)<sup>[1]</sup>、刘易斯(LEWIS·J·W)<sup>[2]</sup>和麦基(MCGEE·T·G)<sup>[3]</sup>等学者,从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变迁一般状况中归纳出了近代以来的3种城市社会类型:传统城市、计划经济城市 and 市场经济城市,从理论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变迁进行了梳理。其中,麦基(MCGEE·T·G)<sup>[3]</sup>尤其关注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塑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三类建设工程:(1)城市基础设施的实体建设工程。(2)城市单元的行政建设工程。(3)城市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工程。城市社

收稿日期:2014-07-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2YJC840058);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宋辰婷(1988—),女,山东威海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会类型这一理论框架,对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中国城市演变的大脉络。通过这一脉络,可以清

楚地看到,不同结构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引起城市形态的变化的。

表 1 城市社会类型及其特点<sup>[1-3]</sup>

城市社会类型	特点
传统城市	城市作为全国性官僚行政体系的一个环节,通过本地市场进行自发性的个体经济活动。传统城市对于城乡关系、亲族-血缘关系、邻里互动和团体等的整合有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城市 <sup>①</sup>	单位模式,全面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严格的社会控制,集体与公私合营经济,低度人口流动与异质性,城乡分割,间断性的反城市化问题等
市场经济城市	经历了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政府与资本在发展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内部阶层与空间分化,人口与资源的流动性,全球化等

(二) 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在城市社会类型这一理论框架下,本文将将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为背景,对城市内部各种社区-空间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中观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宏观性的中国城市发展进程和城市化的现状与政策研究,也不是对城市内部某一

类型社区的微观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将关注由特定群体、地域、社区、建筑和生活构成的城市历史与传统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这个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目前呈现为怎样的状况?

我们认为,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中,中国城市社会主要经历了由图 1 所示的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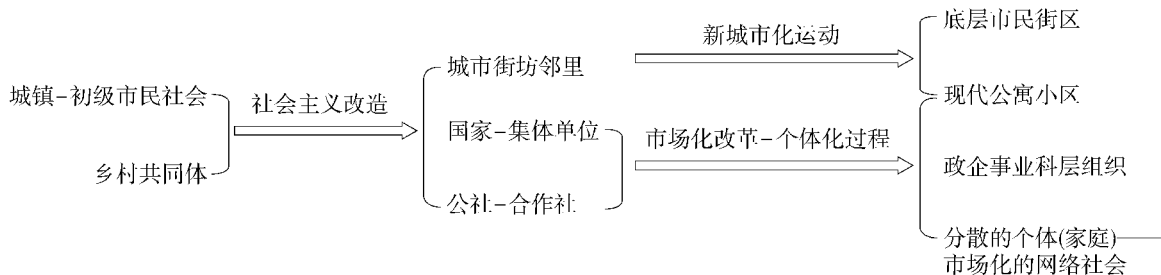


图 1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

在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社会空间类型:传统城市本地社区(老街区),新兴本地个体户街区,在外来商业-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新兴商业街和现代公寓小区,部分城市的工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行政-公共事业职能区。

本文的操作思路,是将城市的传统具体化为它们的空间载体——城市“过去的”的空间类型。那么,传统城市本地社区(老街区),就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传统的城市形态,它是一种城市传统的承载和留存。而剩余的空间类型则可以被定义为现代的城市形态。传统和现代的城市空间类型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而在城市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无非两种:更替和并存。与之对应,传统城市本地社区(老街

区),在当今的城市变迁中亦存在着两种命运:传统城市形态(包括居民、社区、建筑、生活和文化)的留存和延续;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被现代城市空间替代,直至消失。

美国人类学家西奥多·C·贝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城市普通社区的邻里生活的研究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几乎弥合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地方世界,表明在东京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中,城市之传统性与现代性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sup>[4]</sup>。与之相对,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 本文围绕着传统与现代这一矛盾焦点,在城市社会类型的理论框架中,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做出分析。但是,笔者不打算对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类型做出优劣评价,只是客观地探讨城市传统时态与现代时态的连续性问题。

① 刘易斯(LEWIS J W.)在《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将此种城市社会类型定义成 Socialist City,直译应当为“社会主义城市”。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本文采用意译方式,将 Socialist City 译作“计划经济城市”。

## 二、城市变迁:北京和巴黎、东京的比较

为了研究传统与现代矛盾下的中国城市变迁,将分别通过北京与巴黎、北京与东京的比较,分析在各国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各自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何种地位,并以巴黎和东京作为参照,观察中国的典型城市——北京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

选择巴黎和东京作为比较对象的原因是:这两个城市都积淀了一定的历史传统,都经历过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也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城市历史与当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与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 (一) 北京的城市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被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即所谓“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北京城市“大饼”的摊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早期。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城市形态格局的基础上,布局一个符合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城市规划,从而发挥其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

北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积淀很厚的城市,这一现实与即将兴起的城市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必然会产生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焦点。当时针对着这一矛盾形成了两套方案:一个是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主张在北京老城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新的城市建设,培养培育新的城市功能,只保留原有的城市中心,城区沿着轴线、格局发展,可称为单核心向外辐射方案;另一个则是“陈梁方案”<sup>①</sup>,即在保持古都原貌的基础上另辟新城,对旧城只进行必要的城市更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功能区的拓展将在新城中进行,可称为双核心并行发展方案。最后苏联专家的方案被采纳。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它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集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

心、以环线建设向外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sup>②</sup>。

北京旧城作为全市唯一的中心,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线。到21世纪初虽然分别建成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并推进了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但中心区的交通压力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尤其是在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原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理念;原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的同时,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m<sup>2</sup>的建筑规模;原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原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经年累月的成片改造,已将旧城尚存的部分逼至中轴线两侧地带<sup>②</sup>。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城市更新的展开是一个并举的过程。二者的结合点在于,新兴的非公有制经济力量将成为型塑城市生活空间的主要力量。在北京中心的老城区,许多传统民居和街区(传统的城市形态)面临着新一轮的城市化的冲击,它们逐渐被在外来商业和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新兴商业街和现代公寓小区所取代。这使得北京市中心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已经高度现代化和商业化。表2具体归纳了传统与现代矛盾下北京中心城区(老北京)变迁的特点。

### (二) 北京与巴黎城市变迁之比较:中心老城区的命运

#### 1. 巴黎的城市变迁

在城市诞生之初,巴黎基本上是一种无序的自发增长,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墙一圈圈向外扩大,共经历了6次扩张。巴黎城市的街道也缺乏规划,其通过长期的自发成长而形成了杂乱的网状格局。只是从拿破仑时期才开始拆除城墙修建环路,拓宽道路开辟轴线。而所有这些都是旧城基础上进行的

①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陈梁方案”。

② 数据来自新华网:专家警告:北京建城不要摊大饼,否则错失奥运良机,2002-04-25。

表2 北京中心城区变迁的特点

项目	传统城市	计划经济城市	市场经济城市
空间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行政中心区	混合: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外来商业-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新兴商业街 + 行政中心区
功能	混合	混合	混合
经济	个体经济	国营经济、集体经济	私营经济
位置	中心	中心	中心
地位	中心	中心	边缘(主要指传统民居)
传统性	留存	留存、更新	暂时留存、趋于终结

局部改造。

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改造,即著名的奥斯曼巴黎改建工程。巴黎被实施了一次“大手术”,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住宅区、大量五六层的楼房和地下给排水系统,这种规整的城市更新活动,是以许多老建筑与街区的拆除为代价的(在市中心区总共开辟了95 km 顺直宽阔的道路,市区拆除了49 km 老路,外围开拓了70 km 道路,拆除了5 km 老路)<sup>[5]</sup>。巴黎城的摇篮西提岛也被大部分拆除重建。生于中世纪的老巴黎逐渐变成了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巴黎。

即使如此,巴黎的许多传统因素还是保存了下来。因为之后,人们对巴黎城市现代化更新的规划和实践有了更多的反思,并且在城市化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人口疏散和交通疏导)之间逐渐找到了平衡。现在贯穿巴黎全城的十字形主干道和两个环行线路均在这一时期建设。星形广场的直径也在这一时期拓至137 m。此外,其周围的12条路中,也有5条辟于1854年<sup>[5]</sup>。

二战之后,巴黎又出现了新一轮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期间(1969—1974年),在巴黎建设中的一些举动,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理念的积极回应。蓬皮杜计划在巴黎市中心建设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甚至想把圣马丁运河填平用以建设高速公路。1974年,蓬皮杜总统在任内去世,他的更新计划未能得到完整而连续的实施。之后为了平衡城市分布,避免人口、交通和各类活动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巴黎的城市发展开始趋向“老区—副中心—卫星城—平衡城市”这一城市总体布局模式,即在与老巴黎保持适当距离的地方建立平行的孪生城市(如拉德芳斯,它位于巴黎市西北部,巴黎城市主轴线的西端,距离巴黎城

市中心区域2 km)<sup>[6]</sup>。

从空间结构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巴黎是以市区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的。市中心集聚程度最高,并逐渐向郊区方向递减。巴黎的商业、金融、行政和科学文化主要集中于市中心核心区内。巴黎城区边缘,主要为结构简单、单调的住宅群。市区街道布局呈现放射状。这种格局,造成了巴黎市区绿地面积下降,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增加,道路交通压力加大,城郊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1958年,巴黎市政府决定,在拉德芳斯规划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副中心,主要目的在于:巩固法国作为商业、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调整 and 改变城市核心区域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对历史文化遗址进行重建,并保留部分城市遗址。

## 2. 北京与巴黎城市变迁之比较:中心老城区的命运

从北京和巴黎这两个历史名城其城市形态的形成和演进可以看出,以最初的规划布局而论,巴黎落后于北京。早期的巴黎,基本上是自发形成,没有严格的规划。但由于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在开创中积累,使得巴黎城市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深厚,通过原有城市轴线的延伸和新轴线的开发,城市的面貌愈益丰富多样。城市的历史积淀在得到精心保护的同时,新的时代特质也在不断增加。它们都被当作各个时代的特有标记保存下来。

和巴黎相反,北京虽然继承了一份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当代北京并没有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增加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反而对历史遗迹进行了大量的涂抹和删除。曾经作为历史标志的城墙、城门和牌楼,大部分已经湮没。随着危旧房改造和新城建设迅速向市中心推进,城市内的老北京胡同和富有民族特质的四合院等传统民居,也大多成片消失。现代化前后,北京和巴黎中心城区特质比较见表3。

表3 现代化更新前后北京和巴黎中心城区特质比较

时间	城市	空间	功能	经济	位置	地位	传统性
更新前	北京中心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混合	个体经济	中心	中心	留存
	巴黎中心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行政中心区	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	中心	中心	留存、更新
更新后	北京中心城区	混合: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外来商业-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新兴商业街 + 行政中心区	混合	私营经济	中心	边缘(主要指传统民居)	暂时留存、趋于终结
	巴黎中心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行政中心区	混合:行政、商业、文化	私营经济	中心	中心	留存、更新

北京和巴黎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对这类城市来说,如何处理旧城和新城的关系,无论是对于保护城市传统空间形态,还是对于创造新的城市风貌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目前各国的实践看,处理新城和旧城的关系,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新城围绕着旧城发展,成同心圆状向外扩大;二是新城偏向旧城一侧或两侧发展。从各国的实践经验看,后者是一种比较有利的布局方式,可使旧城不需要太大的变动,有利于对历史空间的保护和更新;新城则可根据需要发展,比较灵活主动。

事实上,19世纪中期的巴黎和20世纪中期的北京,都是采取了第一种模式。不同的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巴黎转向了。在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城市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新的发展必须避开古城。巴黎便是其中之一。在巴黎,人们就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如新城拉德芳斯的建立),对传统模式(前文提到的奥斯曼工程)提出了挑战。而北京城未来的选择,目前仍不明朗。

### (三)北京与东京城市变迁之比较:传统城市社区的命运

#### 1. 东京的城市变迁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是“单中心 + 环线”模式。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

东京市中心的建设,始于20世纪30年代,二战中大部分被毁坏。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市中心的商务功能得到快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中央商务区。与此同时,市中心地价高涨,居住区开始向外郊转移,出现了城市功能的“单中心高度聚集、通勤长时间化”等大城市问

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市中心商务公用房出现短缺,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抑制商务功能继续向市中心聚集,要向外分散,实现工作和居住就地平衡的城市构造。因此,东京提出了建设副中心,引导城市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移的构想和规划。经过近30年的建设,市中心的商务功能过度聚集的情况得到了有效控制。目前东京已形成了包括7个副市中心和多摩地区5个核都市的多心型城市结构<sup>[7]</sup>。

从城市母体——普通的民居和街区看,日本城市的老城区是由一个个界限分明的町会<sup>①</sup>(类似于老北京的胡同)组成。东京的町会是20世纪20年代都市化发展的产物。这些町会的划分,不只是类似于邮区或者警署辖区一类的行政设置,而且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地理上分布紧凑,在空间上相对独立。在这些町会中,相互重叠、内在交织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为当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完备持久的制度框架。居民之间不仅可以通过本地的组织,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相互发生联系。

町会是日本城市中一种特有的社会单元,产生于日本近代化以来的城市化运动之中。这些单元虽然都被纳入了东京的市区范围,但是两个世纪以来,其内在的、传统的组织和社会生活形态,却没有很大的改变。这些邻里单元在都市情境中延续了日本旧日的乡村情景和传统特质<sup>[4]</sup>。

#### 2. 北京与东京城市变迁之比较:传统城市社区的命运

现代化前后北京和东京中心城区的特质比较见表4。

① 由200~300户人家组成的一些小的地域片段叫做町或町会,它们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同质性强的日本乡村聚落,都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和一种特有的认同感以及一个可行使有限自治权力的特别组织。

表4 现代化更新前后北京和东京中心城区特质比较

时间	城市	空间	功能	经济	位置	地位	传统性
更新前	北京中心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混合	个体经济	中心	中心	留存
	东京老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居住、 社会生活	个体经济	基层	基层	留存、更新
更新后	北京中心城区	混合：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外来 商业-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 新兴商业街 + 行政中心区	混合	私营经济	中心	边缘(主要 指传统民居)	暂时留存、 趋于终结
	东京老城区	传统城市本地社区 + 行政中心	居住、 社会生活	私营经济	基层	基层	留存、更新

作为二战之后迅速变迁的两个东亚城市,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多少有些相似: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人口规模迅速扩大,都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以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东京不是一个像北京那样的古都,而是伴随着日本的现代化同时崛起的一个“新城”,但在一个世纪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中,东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生活传统——遍及各处的传统中产阶级社区:町会。城市的传统性一直在町会中延续着,因而使得东京的基层城市风貌与北京相比更具完整性和一贯性。唯一对东京市区造成影响,只有两个外在事故: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再看北京,古城生活的空间形态、历史文化和传统特质的物理载体——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却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剧烈改造运动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商业力量的冲击下日渐消减,以至于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消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传统城市生活,也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20世纪北京的城市变迁,深受内生力量的影响,其发展基本上是断裂式的,传统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她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没能很好地衔接起来。

### 三、结论:断裂性的中国城市发展

在描述和分析了3个城市案例之后,重新聚焦

本文的基本问题——在急速发展的今日中国,城市的传统和历史被置于一个什么地位?

#### (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断裂

从北京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相对于国外一些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逐渐被现代城市空间替代,甚至消失。总体来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建设,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的城市改造更新,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基本上是抛弃城市原来的传统。古老的城市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城市旧有空间和新兴空间之间表现出不兼容性。在这里,中国城市社会的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之间发生了断裂。即中国城市社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没能很好地完成衔接。这种状况,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存在。城市原有的传统形态(包括居民、社区、建筑、生活和文化)的痕迹几乎完全褪去。

具体说,这种断裂性可以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之上。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对一个地方的整体性说明。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中国城市本地传统社区都止步于城市的新一轮发展之前。换言之,中国城市本地传统社区已经找不到在历史和现实空间中的位置了。

首先,在时间维度上,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在新城市化运动<sup>①</sup>中产生的新空间都取代了本地传统社会形态的身影。过去城市孕育沉淀下来的各种专属性和传统性元素已不复存在。仅存的本地

① “新城市化运动”在本文用以描述中国城市十多年的时空变迁。称其为“新”,意在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不同于“一般的”和“过去的”城市化的特殊性。对城市化的定义往往包括以下几点:非农人口、城市景观、现代文化价值,但若用历史比较的视野观察不同时段中国的城市化历程的话,笔者发现,“当下的”城市化与“过去的”城市化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动力上都是不同的:“当下的”的城市化无疑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期中,同时,其动力并非源于经济自然转型或主导下的单一力量,而是资本(特别是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在“改革开放”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经济力量组合,将两者不加区分无益于我们准确认识中国现实。此外,近十几年在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型空间——社区与这波城市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将其定义为“新城市化运动”亦是为了更好地表述和解释城市空间之形成与变迁问题。

传统社区也失去了自我扩展的能力,只能偏居一隅。新建城市社区大多已经完全割裂了与本地传统社区的联系。也就是说,城市传统社区已无法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实现再生产。这种现象,在城市建设加快发展的这十几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外的是,自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建设扩张,走的是对传统城市文化保护和继承的路子。这段时期,城市不断地在展现着新的面貌,而承载着城市历史文化的传统老旧小区,依然以它独有的姿态被很好地继承下来。

其次,在空间维度上,随着集体经济在当地的衰落和外来商业-房地产运动的兴起,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市中心位置由原来的旧城区,转向了与原来发展向度完全不同的新兴城市空间。城市中的本地传统社区已经居于边缘的位置。这些传统本地社区开始退化成为一个以本地个体经济为主,主要由原居民和个体户构成的传统市民社会。传统本地社区与新城市化运动基本无关,只是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在现在的城市空间中,传统本地社区要么被城市发展排斥在外,要么被新型空间改造直接替代。随着新城市化运动的迅猛扩张,各种新的城市空间被创造出来,城市人口也在向新空间集中。中国城市正在向着一种崭新的现代形态发展。体现在城市外观上,这种现代形态就是商业街+现代公寓式小区的空间组合。而这种空间组合正在取代体现着城市传统形态的单位——街坊空间组合。

笔者发现,影响城市变迁的主要力量有两种:一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府计划控制;二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加资本的房地产运作。从实践效果看,相

比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府计划控制,近30年来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加资本的房地产运作,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作用更大更猛些。但是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城市本地传统社区和民众的力量始终都弱于上述二者。

## (二) 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未来可能性

面对着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之间发生的双重断裂,中国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又是怎样呢?

一方面,城市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或是更替,或是并存。城市变迁所导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有两方面的表现:一个是理念上的分歧,争论的核心是应当追求城市的完全现代化,还是应当谋求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另一个是利益上的博弈,争论的核心是应当通过旧城改造重新开发城市的价值,还是应当肯定城市历史本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传统城市本地社区(老街区)在当今的城市变迁中,亦存在着两种命运:或是传统城市形态(包括居民、社区、建筑、生活和文化)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得以留存和延续;或是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被现代城市空间替代,直至消失。

在传统城市形态被现代城市形态替代的情况下,中国城市旧有空间在新一轮城市化面前,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结果:(1)趋于边缘,偏居一隅。(2)拆迁改造,重建更新。传统城市本地社区将逐渐被外来商业-房地产资本推动下形成的新兴商业街以及现代公寓小区所取代。也就是说,除非城市的传统空间能适应商业开发和现代更新的要求,否则,其将被新型城市空间所取代。

## 参考文献:

- [1] SKINNER G W.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 LEWIS J W.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3] MCGEE T G. China'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socialism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4] 西奥多·C·贝斯特. 邻里东京[M]. 国云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1-42.
- [5] 王小舟,孙颖. 北京与巴黎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比较和研究[J]. 国外城市规划,2004(5):68-76.
- [6] 王军. 北京与巴黎的“城市演绎”[J]. 瞭望东方周刊,2005(27):50-51.
- [7] 李伟,朱嘉广. 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以东京为例[J]. 北京规划建设,2003(6):23-25.

- [5] 福布斯中文网. 第4次工业革命: 互联网改变未来工厂[EB/OL]. [2014-10-19]. <http://www.forbeschina.com/column/adaqin>.
- [6] 杰里米. 零成本社会: 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EB/OL]. [2014-10-21]. 199IT-互联网数据中心网站.
- [7]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 王亚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Business Based on: “Industrial 4.0”

YE Xiu-min

(Center for Informatization Stud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intelligent enterprise,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intelligent enterprise, which has 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mass data analysi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communication,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the intelligent enterprise: first, to accelerat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and second,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 new industries and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give the industry more guidance.

**Key words:** intelligent enterprise; industry 4.0; informatio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健)

---

(上接第14页)

##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ity under Urban Chang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Paris and Tokyo

SONG Chen-t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the city's tradition and hist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ity chang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modernity,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Beijing, Paris, and Tokyo. It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urban communiti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ir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it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ompared with some particular foreign cities, the traditional city appearance in China replaced by the modern urban space, is gradually fading away. Unless the traditional space in cities would adapt itself to the demand of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renewing, or it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new type of the urban space.

**Key words:** cities in China; tradition-modernity; urban change

(责任编辑 刘健)